

歷史與空間

# 采石磯遊記

文：鄭如

五一假期，對於處於高中階段的女兒來說，近似於無。兩天補課，一天休息，到了晚上還要晚自習。即使這樣，我們還是抽出半天的時間就近一遊。考試不是全部，生活才是根本。因此，取就近的原則，參考各自的愛好，我們選擇了采石磯一遊。

采石磯，位於安徽省馬鞍山市，采石磯的得名據說是因三國東吳時，此處曾產五彩石，又因其形狀如蝸牛，又有「金牛出渚」的傳說，故又名牛渚磯。

李白曾作《夜泊牛渚懷古》一詩，「登舟望秋月，空憶謝將軍。余亦能高詠，斯人不可聞。」卻不知，一千多年後，有一位詩畫俱佳的當代草聖林散之先生，因傾慕他的才華，願「歸宿之期與李白為鄰」。於是，詩與書畫

相伴，詩仙與草聖為鄰，中華文化的精英，跨越千年時空，終於在采石磯相遇，給世人留下千古佳話。詩書奇緣，若是李白泉下有知，定會有子期伯牙之感，從此不再空憶謝將軍吧！如今的采石磯公園裡恰恰匯聚了李白紀念館和林散之藝術館，讓我們得以一飽眼福，盡賞佳話。

公園入口處一塊巨大的石牆上赫然鑲嵌著俊逸灑脫的「采石磯」三個大字，這是郭沫若的題字。沈從文先生1975年曾在致黃裳的信中寫到：「說到書法，除主席外，作家中死去的有魯迅先生，活着的有郭沫若院長，可稱『並世無敵，人間雙絕』，代表書法最新最高成就。」可見，沈老先生對郭老先生的書法是持肯定態度的。而郭沫若對林散之卻極為推崇，據說當年郭沫若來南京，有人請賜墨寶，郭沫若答曰：「有林散之在南京，我豈敢在南京寫字！」

從大門進去一路向東，通向李白紀念館的是一條被翠色包裹得嚴嚴實實的林蔭大道。左邊是長達百米的挺拔的杉木林，右邊是高低錯落有致的喬木灌木林。五月的陽光已經有了炙烤的熱度，透過重重疊疊的樹葉，偶爾會灑下斑駁的樹影，更是顯得涼爽宜人。

我們到時才早上八點，人還不多，園區內清靜有序，翠鳥齊鳴。車子一直可以開到紀念館門口的停車場。一下車，視線就被一半月形拱門後的石頭吸引，這是一塊半人高的造型奇特的石頭。初看不明就裡，細看頗似人在起舞，原來是仿李白飛天捉月之勢，神形俱妙，引人遐想。

李白紀念館內有范曾先生的畫作，散耳先生的書畫。書畫為鄰，真是讓我們大開了眼界。紀念館東側即是著名的太白樓，據說全國有四處太白樓，而最有名的當屬濟寧和采石磯了。

太白樓又名謫仙樓，賀知章驚嘆初到京師的李白寫出的《蜀道難》，譽之為「謫仙」，從此「謫仙」二字為李白蓋棺論定。而在此為捉月墜江的李白蓋上一座「謫仙樓」就順理成章了。采石磯這座太白樓始建於唐，有確切記載見於明朝，與湖南的岳陽樓，湖北的黃鶴樓，江西的滕王閣並稱「長江三樓一閣」，素有「風月江天貯一樓」之稱。

出太白樓向東，拾階而上，很快就看到了江邊。近處驚濤拍岸，嘖嘖有聲，遠處長江滾滾，大船穿行。沿江有八百米古棧道，一邊是滔滔江水，一邊是懸崖峭壁，穿行其中，頓生豪邁之情，我們一家不免感嘆一番，深深折服於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清人張潮曰「文章是案頭之山水，山水是地上之文章」。我們今日所在之地，不正是山水的鴻篇巨製嗎？

鑒於時間的關係，我們沒有上至山頂。走完棧道，選擇另一方向下得山來，立即置身於廣闊的綠野中，目力所及，蒼翠夾道，藤蘿纏繞。林散之藝術館就在這叢林合圍，竹木掩映之中。

林散之是中國草書大家，自成「林體」，其特點是瘦勁飄逸，返璞歸真。館內的講解員告訴我們，林散之先生一生多災多難，

早年右耳失聰，六十年代喪偶之痛又導致他雙耳失聰，七十二歲高齡洗澡時不慎掉入浴池的開水池，嚴重燙傷，導致右手五指相連，不能分開。幸運的是，林散之先生遇上了一位妙手醫生，他的手指才得以恢復原狀。「寶劍鋒自磨礪出」，經歷了種種磨難之後的老人，自強不息，重拾毛筆，從此巔峰之作不斷湧現。

林散之藝術館有一幅鎮館之作，那就是林老先生書寫的「金頂」，雖然僅僅只有兩個字，卻可見真、草、隸、篆四種字體，並枯、濕、濃、淡四種筆力，可謂集老人畢生功力的巔峰之作。

看著玻璃展櫃裡的展品，想像老人用筆之艱難，功力之深厚，敬由心生。一個人對事業的熱愛要到什麼樣的程度，才能不被生活的種種磨難打倒，還能在年老體弱之際不斷創新，登上事業的金頂，林老先生用他的作品給了我們啟示。

林散之先生墓地就在藝術館一側，周圍蒼松翠柏，遮天蔽日。墓地正上方有一株古樹參天，樹身為萬紫茉莉環繞，淡雅清新，香氣四溢，彰顯著散之老人淡泊名利，返璞歸真的人生境界。站在林老墓前，我們一家三口深深鞠了一躬，以此表達我們的景仰之情。

半日時光一晃而過，看看時間，該是午飯時間了，我們一家只好返回停車場，準備打道回府。采石磯一遊，女兒似乎受了勵志教育一般，感受頗深。在車上，她就嚷著回去要給林散之老先生寫一篇傳記呢！



采石磯景

網上圖片

書若蟬蛻

文：葉輝

# 黃房子與兄弟之愛

有關梵高的傳記及專著可謂車載斗量，馬田基福 (Martin Gayford) 的《黃房子》(The Yellow House) 倒值得一讀，此書的副題為「梵高、高更與阿爾勒燥亂的九個星期」(Van Gogh, Gauguin and Nine Turbulent Weeks in Arles)，記述梵高在黃房子接待高更的那段日子。黃房子位於拉馬丁廣場，距車站和妓院不遠，梵高在那兒所繪的畫作包括《向日葵》，其間高更遲遲沒有動身，梵高於是畫了四張《向日葵》的最後兩張來裝飾簡樸的臥室，誘使高更及早前去；馬田基福 (Martin Gayford) 在《黃房子》一書中說：「高更被那些向日葵擊潰了，他不停地讚美那些畫並請求得到一張畫作禮物。多年後，在南太平洋，高更自己也畫了一些向日葵畫作，明顯地帶著對他前室友的敬意。」

梵高吸收百家之長而融會貫通，他早期描繪農民的作品，深受法國畫家米勒 (Jean-François Millet) 的影響，乃有《午睡》(Noon-Rest from Work) 及有關麥田等作品，那是「為了讚美農民和自然界的和諧一致，和面對繁重勞動時的隨遇而安」。他還吸收了法國畫家秀拉 (Georges-Pierre Seurat) 的點描派 (pointillism) 繪畫技巧——那是一種最原始、簡單的日本印刷技巧，創造出象徵派夢境般的圖像效果，乃有《唐吉老爹肖像》(Portrait of Pere Tanguy)、《夜晚露天咖啡座》(Cafe Terrace at Night) 等作品。

他飢渴地吸收和轉換不同流派的哲學和構圖，他探究繪畫的光線閃動，再挖掘隱秘的內心世界，那就如一面鏡子反射出他內心的狂熱。他的書信記錄了他情感中的大喜大悲及他的創作過程，也記載了他向弟弟提奧訴說社會的壓抑：「在大多數人的眼裡，我也許是一個無足輕重的小人物，一個怪人，一個惹人討厭的家伙，一個沒有社會地位、永遠也不會有地位的人——一句話，下等人中的下等人。」

他還在同一封信中寫道：「好吧，就算這一切都千真萬確，我也希望有一天能夠通過自己的作品表明一個像我這樣的怪人和小人物的內心世界。這就是我的理想，雖歷經風雨也沒有讓仇恨蒙蔽仁愛，沒有讓盛怒取代寧靜。儘管我常常陷入淒涼的深淵，內心卻依然保留著那份平靜與和諧，永遠流淌著美妙的音樂。即使是在最簡陋的屋舍內、最骯髒的角落裡，我也能發現美的圖畫、美的素描。我的思想總是帶著一股無法抗拒的動力，湧向美的事物。」

梵高被資產階級的家庭排斥，皆因為他被視為反叛；他努力追求宗教信仰並成為牧師，雖然陷入困境；他被他所愛的女人拒絕、玩弄；他被鄰居嘲笑，他躲避，皆因所有人都認為他是個瘋子；只有弟弟在情感、靈感及金錢上扶持他，所以他在書信中，常常說到生活的煩惱，皆因他害怕失去弟弟的愛。兄弟間的通信最後也終止了，梵高在1890年7月自殺，而提奧在六個月後也去世了。

# 文藝天地

詩情畫意

## 趙素仲作品——詩畫人生(四十八)



對於牡丹，我愛她寧被貶洛陽，也不甘受武則天指令，與其他百花一齊盛放。有一種我行我素的傲然。至於富貴之說嘛，世人強加於她矣。

富貴非我意  
世人繆托之  
緣何貶洛陽  
可證奴性癡

甲午春日 素仲並書

詩意偶拾

文：趙強

## 最溫柔的祈禱

柳芽舞出的音符，春風中隨意散落  
明媚微笑，被你時時勾勒  
我閉上眼，還能用耳朵  
聽到你在曠野間，奔跑的聲音

為此，我的心懷  
早已被你的眼眉鎖定  
成了你最虔誠的一名信徒

靜靜地等着你來，發出嫩芽  
長出翠綠的葉子  
我用心底潤過的一滴清淚  
在一片葉子上，為你寫詩  
然後，小心翼翼地捧在手心  
做一番最溫柔的祈禱

浮城誌

文：星池

## 運動

晴空萬里，出外閒遊。假日的大街小巷，人如潮湧，幾許路人令我悄悄憶起多個運動項目。

在我想走進商場之際，卻見入口位置聚了一群人在聊天。眼前道路頓變成綠草如茵的球場，我非準備主射罰球的球員，足球未踢，不會直接射門得分，他們何須築起人牆，阻擋別人前行。惟有說句「對不起，請借過」，要暫時阻礙他們鍾愛佇立於出入口的興致。穿過窄隙，離去後並不掛念，深知在另一地方，定必又有人們化身籬笆，讓人須繞路而過。況且，當中不乏手拖小孩的家長，未懂身教，如此霸佔路口悠閒聊天的行為或會傳承下去。

繼續前行，未算摩肩接踵，途人卻不少。忽然，小徑變作土質的籃球場，前面那名人是靈活的球員，聰明地急停，然後用指尖掃掃手機的屏幕，成功封阻我的去路。猶幸，昔日電視廣告常勸駕駛者勿跟車太貼，免意外發生時，來不及作出反應，此刻，我懂得步行時別跟人太近，最終並沒撞上前人。

須臾，感到地面已化為耐於撞擊的質料，並由多塊長板條組成，上面更塗了一層保護物質。身旁路人突然搖身變為保齡球，以斜線迅速掠過我的眼前，揚長而去。隨後，迎面而來的保齡球，則急速地用難以預料的大斜線路徑，與我擦身而過。幸好，我曉得走動，非呆站的球瓶，沒被不同重量的保齡球擊中而倒下。

回家途中，瞥見這條行人道路如常掛滿禁止踏單車標誌的鈴聲，一輛單車瞬間在我身邊快速經過，懷有好奇提醒路人小心躲避他。我見到騎在單車上那膀闊腰圓的背影，正於禁止踏單車的標誌前閃過，多麼諷刺。他省下時間，卻掉了品格，一旦發生意外，可危及別人。

始料不及，出外走一趟，腦海會呈現多項運動，想起自己實太少做運動。誠如「日日運動身體好，男女老幼做得到」此推行全民運動的宣傳口號，適量運動確能令身體健康，可是，上述影響他人的自私行為，則半刻也略嫌太多。

來鴻

文：黎武靜

## 葉上詩書

春生夏長，不獨百花爭艷，滿眼綠樹亦是鬱鬱蔥蔥，枝葉成陣，儼然綠意詩行。這些千百年來綠色依然的木葉，滋養了無數的傳說，散發著迷人的光彩。

漢朝時，14歲的任未負從師。他不懼險阻，不畏艱苦，條件差得只能住在樹林裡，搭一個小小茅屋，削荊為筆，以樹汁為墨。夜則映星月而讀，暗則燃麻蒿以照。如此求學之心，何業不成？

還是在漢朝，《漢書·路溫舒傳》記載路溫舒「取澤中蒲，截以為牒」，以這樣的方式來編寫書。無論木葉還是蒲草，無論水生陸生草生木生，這高高挺拔的樹木與輕軟婉轉的水中草，都促成文人筆下不朽的篇章。在《文心雕龍·書記》裡，是這樣總結這些樹葉的功績的：「牒者，葉也。短簡編牒，如葉在枝。」

元末明初時，陶宗儀遇事摘葉而書，貯於盆中，埋於樹根。十載時光積葉成書，亦有十數卷之藏。他將之分門別類抄錄完畢，凡若干條，合三十卷，這樣就有了《南村輟耕錄》的洋洋灑灑、異彩紛呈。

在羊皮卷之前，風行一時的紙草書。在古埃及尼羅河三角洲，生長著一種植物「紙草」。它們可被製成紙草紙，用來書寫或繪畫。除去書畫之外，樹葉也可以承載柔情，駛向甜蜜的未來。唐詩裡「紅葉題詩」的故事耳熟能詳，「流水何太急，深宮盡日閒。慇懃謝紅葉，好去到人間。」深宮寂寥的女子，相思無寄，只憑紅葉一抒心中愁緒。紅葉遇到有情人，彼時未名的書生，有緣拾得紅葉，應和其上：「曾聞葉上題紅怨，葉上題詩寄阿誰？」將紅葉送入御河上游。輾轉數年之後，兩人終結秦晉之好，而紅葉則算得上是名副其實的「紅娘」了。

當年友人贈我的一片綠葉被我權作書籤。年深日久，葉脈莖絡仍清晰可見，那是歲月的痕跡。世界上沒有一模一樣的两片葉子，這葉脈的痕跡當然也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珍貴印記。

青春的課堂，總是心繫著窗外的花花草草、竹林搖曳。以小小的沒有墨水的筆尖在一片竹葉上抄了詩章詞句，待得風乾後，陰刻分明，像一枚天然的印章。雪白的字藏在竹葉裡，我的思念藏在心裡。葉上詩書，愛得雲淡風輕。



紅葉題詩圖 網上圖片

遊蹤

文：龔敏迪

## 路過川沙城

上海迪士尼樂園已經初具輪廓，從那裡往東六公里，就到了川沙老城。老城的城牆上，有兩棟東西比較特別，一是鐵炮邊百年樹齡的絲綿樹，這種樹我平時一直沒有注意過。另一樣就是岳飛詩碑，上面刻著岳飛應商丘狂學士李夢龍之邀，書於大梁舞劍閣的七言絕句：「學士高僧醉似泥，玉山頹倒盡頭低。酒杯不是功名具，入手緣何只自迷。」碑的來歷，《川沙縣誌》記載是明朝嘉靖年間，醫士王澤在建家廟福德寺，請天台山了心和尚做主持。了心和尚是李夢龍再傳弟子，他帶來了李夢龍傳下來的岳飛墨跡。清道光十二年，川沙同知將其刻於石，原件則於1953年交南京博物館保存。《上海檔案信息》稱宋史專家程應鑾考證：李夢龍1214年考中進士，與岳飛的時代不相合，然後說：「是否此人，無考。」岳飛被害於1142年，而且1127年大梁就失陷了，他自然不可能與七十多年後考中進士的人相遇，岳飛認識的李夢龍由學士而高僧，顯然不是日後考中進士的那個李夢龍。讀著這首詩令人聯想，岳飛在靖康之變前曾從軍抗遼，應該是那時與李夢龍相遇的，此時他對於「功名」的追求，想必與以後的「三十功名塵與土」不同吧。

城牆磚大小不一，那是因為抵禦倭寇而建城時，川沙百姓都拿出了自家的磚頭。建築築城並組織工程者為太學生喬鐘，此人慷慨有謀略。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倭寇入犯，朝廷的軍隊卻遇戰必敗。喬鐘建議護濠塘外壕，並募練鄉勇，以「所親為伍，所習為技」，斬殺倭寇無數。1557年又在他的建議和督造下建成了川沙城。當倭寇來犯時，又與其子喬木登城發炮，大敗倭寇。然而，築城時，喬鐘因為不能容忍地方權勢者妄想逃避負擔，他堅持秉公辦事，卻由此謗議日起，而且「見巡行御史或應對失恭謹，諸將思中之，御史怒，杖之庭下」，喬鐘因此忿恨而



川沙老城 網上圖片

死。其子喬木為此發憤讀書，於隆慶二年(1568年)進士及第後，先後任安吉知州，後補井徑兵備，遷福建參議，所至都以清白循良著稱。喬木三個兒子也均有政聲，三子喬拱璧也考中了進士，川沙城內專門為之立有一座「父子進士坊」，上書「文武為憲」四個大字。至今，走在古色古香的南市街、中市街，仍然可以感受到川沙人對於喬家的尊崇。

川沙原為濱海鹽村，到清末宣統三年才改為縣治。因此，當地有民諺說：「先有胡萬和，後有川沙縣」。胡適先祖於清乾隆年間就任中市街開設「胡萬和茶莊」，胡適的父親台東州胡鐵花曾將胡適母子接來川沙，租住於清金石學家沈樹鏞的「內史第」。成年後，胡適曾兩度回來探訪過南市街口的這個第二故鄉。「內史第」也是宋慶齡的出生地和教育家黃炎培的故居，而它的對面，緊挨著那段城牆的就是道光十四年，應同知何士祁為了「五步之內，必生芝草。不敢謂海濱一隅文教可緩」，而捐出廉俸一千兩銀子建成的觀瀾書院舊址。現在「內史第」經過多次折騰，終於經過三年復建，終於在2013年開放為不可多得的紀念館。

偶然經過川沙城就令我流連忘返，於是我想等迪士尼樂園建成了，路過這裡的遊人肯定不會少吧。